

脈絡日刊

〈被拋棄的〉 棉籽

存在就是被拋棄，我們總是被拋擲到某個陌生的場域當中。你的腦海裏首先出現的問題是：「我為什麼要存在？」

糟糕的是：上帝已經死了，你無辦法向祂求問，於是，你終於察覺到自己由誕生以來，就是在一片無名荒漠中的孤兒，不知道為什麼而來，也不知道該往何處……這就是存在的荒謬：陌生、虛無。

面對存在所帶來的陌生感和虛無感，庸眾(the-they / people-on-the-street)會以「有用的」的生活模式去迴避它們，努力成為如同一台「有用的」打字機、一輛「有用的」車子，陷於「人工時間」中（以忙碌感來蓋過對陌生與虛無的恐懼），犧牲自己的生命力來換取他人的評價，希望別人認為自己像普通的物品 (being-in-the-world)一樣有用：車子是因為有人駕駛它，而被製造的；打字機是以方便文書工作為目的而生的，它們的存在就是與他者之間的「關聯」。

但人是大寫的存在 (Being)，死物不能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外在價值，一隻杯子在人類眼中永遠是拿來喝水的工具，它無法改變這種外在判斷，它無想成為的東西、無可以成為的形狀。然而人是可能的，即使我們是被拋棄於空洞場域的存在，生命也並無本質上的意義，但人是可以想象自己想要成為的形象的，更能嘗試成為那個形象。

憶〈異鄉人〉中的主角莫梭的想法，人生只有一次，死後世界只是宗教的謊言。所有人都會在死亡時失去所有、將永遠地死寂。本質是虛無的，不過這正給予我們成為任何東西的可能性。因此人應當把生命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心中，寫好自己那有限而無限的「小說」。這是一種珍貴的自由自在，我們委實不應浪費生命力在他人對自身的價值判斷上，不應該將自身存在的價值交由他者所決定，這是對有限而自由的生命的褻瀆。

這種自由雖不完全，我們還是置身於某一場域，又，在社會當中，還是難以完全地擺脫那種「有用的」的外在判斷，但或許我們可以試著去感受那一擺脫，或許真正值得我們畢生學習的課題是——如何盡可能地背起自己生命的責任，然後從這份自我耕耘中得享「自由」之權。

我們都是被陸地所拋棄的，只願化成翼鳥飛往蔚藍、歸於青空。

共勉之。

天氣報告 (最後更新 07:10)

- 本港預計有驟雨及部份時間有陽光
- 最高氣溫為32度，最低27度
- 本日風速為微風

來源：香港天文台